

厚重老日历

◎明山

每到年终岁尾,我都会买一本老式日历,厚厚的一大本,三百六十多页。

越来越觉得时光更迭得太快了,仿佛一瞬间,这一年又过去了。我不愿意买台历,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在一张画面上,薄薄的几页,一眼就望见了年底,仿佛时光都变“瘦”了,心里有莫名其妙的“恐惧感”。

还是日历本好,往书桌上一放,那么厚的一沓,一天撕掉一张,放慢脚步,来年的日子慢慢过。虽然时间不会因此增加一分一秒,可是心里不慌啊,有那么多日子在等我遇见,等我一起幸福、一起快乐、一起承担;而今天的这一页,撕掉就没有了,我会加倍珍惜当下。把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听,她们笑我矫情,怎么过不是一天啊,背着抱着还不是一样沉。

这个习惯的养成,和奶奶有关。小时候家里到了年尾,奶奶都要买一本日历牌挂在屋里最亮堂的地方。日历的封面永远是大

红色,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,而里面的星期六,是我最喜欢的绿色,星期天是喜庆的红色。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,一看到绿色的星期六,心里就雀跃,因为马上就可以不用上学啦。每天早晨,奶奶用粗糙的大手撕下一张,然后抹平新一天的页面,奶奶想让这一天平整顺滑,充满了深深的期待。这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,打湿了我的心,到如今依然印象深刻。

撕掉的日子,有风雨、有霜雪、有欢乐、有忧伤,虽然是清贫的日子,但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,并不觉得日子艰难。奶奶不识字,就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做上自己的记号,比如家人的生日,所有的节气该吃什么就画上什么。亲人故去的日子要祭奠,叔叔、伯伯、姑姑哪天要来家里看她都要记上。没有一个字,日历上画满了圈钩和图画。也有的年里,奶奶不撕日历了,用一根橡皮筋,一张张地别过去,年底依然是厚厚的一沓,不同的是这一沓已不同于年初,经过三百六十五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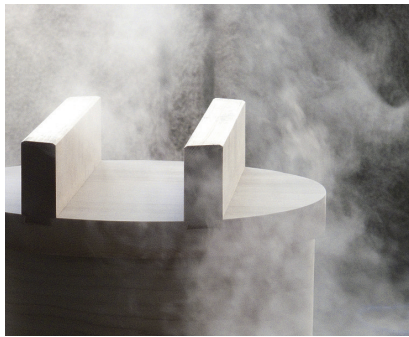
日照与黄昏,烟火熏染,分明蓄满了情感的记忆。而我更愿意撕掉它,眼看着日历变得越来越薄,心里越发珍惜时间。

日子慢慢变得越来越好,和那些清苦年代的一些老物件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一样,日历也更新换代了。网络时代到来,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可以显示时间,日历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。

过去的旧时光,从清晨轻轻撕去日历的那一刻缓缓流过,仿佛听得到岁月流逝的喘息,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、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,可我必须坦然面对它。

一张张被丢弃在时间荒野里的日历,镌刻着我们的回忆,也雕刻着心灵和容颜。无论时光如何催白了青丝,把唤不回的过去留在昨天,我这个恋旧的人,总是固执地保持着在新年换新日历本的习惯。

喜欢那厚厚的老日历,享受那厚厚摞起来的情感,也愿在以后的日历上写满幸福的故事。



蒸一甑 桂花蜜枣糕

◎余示

天刚蒙蒙亮,妻就把我叫醒,一块儿去蒸年糕。我伸了个懒腰,不解地问:“要去这么早吗?”妻说,早点去加工点,免得人多排队等候太久。

前一天,妻将糯米淘洗干净,并在水中浸泡了三四个小时。她说,这样磨出来的米屑细腻,蒸出来的年糕爽口、又黏又韧。否则,米屑太粗,蒸出来的年糕口感就逊色多了。

从腊月初开始,年糕加工点一直很忙,蒸糕师傅每晚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。我们来到加工点时,只见几间房屋内灯火通明,屋内可谓热气腾腾。正如妻所预料的那样,在我们前面已有两人在排队等候。两个小时过后,轮到我家磨米屑,妻将糯米倒在大盆内,再用小盆舀起来,慢慢倒入打粉机口中,约十分钟,米粉磨好了。接下来的任务是拌和米粉,妻将白糖、桂花干、蜜枣倒入米粉中,让蒸糕师傅搅拌均匀。

早年到加工点蒸年糕,还要自带柴禾。我的任务是蹲在灶门口添柴禾,蒸一甑(蒸糕用的炊具,西亭这里的方言同“正”音)糕大约需要一个小时。我坐在灶门口,浑身上下被熊熊火焰烘得发热,尤其是脸上被烘得滚烫滚烫的。这些年,蒸糕师傅也与时俱进,用上了小型蒸汽炉,再也不用自带柴禾人工烧锅了。蒸汽炉热气充足,蒸一甑糕只要四十分钟。

只见蒸糕师傅熟练地将拌和好的米屑撒入甑内笼布上,大约半个小时,这个程序就结束了,师傅将甑帽子盖上,焖十来分钟就落甑了。刚落甑的年糕软软的、嫩嫩的,散发出扑鼻的香味,我忍不住流出了口水。另一位师傅用棉线将一甑糕划分成三部分,然后再划分成一条条手巾糕——因其形状跟洗脸用的手巾大小差不多,故称之为手巾糕。

妻子在手巾糕正面盖上两个大红福字,象征着来年福寿双全、大吉大利、步步登高。为了让蒸糕师傅及在场的客户分享一下我家的桂花蜜枣糕,妻子特地将一条手巾糕划成十八小块,分给大伙儿品尝。大家都说我家的年糕又香又黏又甜,我说这是师傅的手艺好,师傅谦逊地说是我家的原料配得好。

往年到加工点蒸糕,还要自带一个大澡盆,将一条条手巾糕间隔摆放在盆内,以防粘在一起,让其自然晾干。这些年人们学科学、用科学,在蒸年糕时也体现出来了。人们将一条条手巾糕用保鲜膜、保鲜袋包好,放在一个正方体框内就可以运回家中,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,个把月内仍能保持新鲜的口感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

冬闲去看皮影戏

◎熊蓉蓉

小时候,每到腊月,村里就开始筹划唱皮影戏,庆祝本年的丰收,为来年祈福。

几架牛车和几张门板搭成戏台,两旁的立柱上插上松枝。在两盏硕大的夜壶灯的照射下,白色的幕布上就出现了皮影人活蹦乱跳的身影……

我的祖母是个皮影戏迷。每天吃过晚饭,那“咚咚锵、咚咚锵”的声音一响,祖母提了家里的小板凳就出门,我也总是紧随其后。

看皮影戏,就是看皮影从白布屏幕上投射出来的形象。因此,天不黑透,戏是无法开演的。早来的人难免心急。不过,戏台下,很多廉价的小吃可以填补此时的空虚。我们家地窖里存放的甘蔗,也多是在唱皮影戏的时候卖掉的。

祖母事先就把甘蔗洗干净,修好皮,再砍成三节一段,每段卖五分钱。祖母卖甘蔗的时候,我就在旁边帮忙收钱。看完戏回到家里,在昏黄的油灯下,我们一起

清理那些零零碎碎的角票,感觉像发了大财。记得有一晚,甘蔗卖了八块多钱。祖母赏了我五角,可把我高兴坏了,当时五角钱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呢!

一阵“咚咚锵,咚咚锵”的锣鼓声后,活泼的皮影就在白色的幕布上蹦跳起来。皮影是由牛皮经过刮磨、绘色、精刻等多道工序制成。头、身、手、腿用钢丝连接起来,可以活动,可以为它更换衣服和帽子。皮影高一尺有余,有大有小、有男有女、有文有武,形态逼真、惟妙惟肖。所配的器物有车马、刀剑、桌椅等。印象最深的是孙悟空狂舞的金箍棒和穆桂英头上竖起的雉鸡毛。

皮影戏班子多是外地来的,地方口音很浓,加上唱的多是文言文,小孩子是很难听懂的。小孩子最喜欢看的是打斗场面。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皮影人儿,一个个手执大刀长矛宝剑,骑着骏马,在激扬的锣鼓号角声中,你追我赶,刀光剑影,我们就高声喊:“好!”遇到那些冗长的说唱,我们就呵欠连天,纷纷窜到后

台去,削尖了脑袋挤着去看后台人的表演。

后台也是热闹的。打鼓的打鼓、敲锣的敲锣、唱词的唱词、帮腔的帮腔。在锣鼓、二胡、唢呐、笛子等乐器的伴奏下,那些艺人用三根顶端缠有铁丝的小木棍熟练地操纵着皮影,做出行走、奔跑、骑马、射箭、打斗等各种复杂的动作,闪转腾挪、摇滚空翻。

我眼巴巴地看着,真想伸手摸一下那些挂在细绳子上的小皮影人儿,真想拿着小皮影人儿在台上白色的幕帐前舞弄一番。可这是不允许的,我只好痴痴地呆望一会儿。有一次回家,我死缠着父亲给我用废弃的纸药盒子做了一个“皮影人儿”,手脚居然能动。我兴奋无比,就以白色的蚊帐为屏幕,让弟弟打着手电筒,好好地过了一回瘾。

年关又近,我怀念当年那低矮拥挤的皮影戏台,怀念那幕布上活蹦乱跳的小皮影人儿,怀念那弥漫在夜色中的香喷喷的家乡小吃,以及浓烈的乡音人情。